

松鶴山房文集

松鶴山房文集卷之十八目錄

文

告都城隍文

祭文

祭吳瘦齋文

代紀學士祭楊民部文

代鑲藍旗諸公祭少宗伯哈公文

代苗焦冥祭哈少宗伯文

祭岳丈李公文

代董京兆祭平南太妃文

代諸孝廉祭金京兆文

代奉天耆民祭金京兆文

代李少京兆偕各屬祭金京兆文

代張蔚生祭金京兆文

祭李亦菴年兄文

祭關有穀文

祭以言姪孫文

代諸護衛祭楊道聲文

又代諸護衛祭楊道聲文

全李銘原祭楊道聲文

行狀

原

呈清
勅封

徵仕郎翰林院庶吉士鄉飲大賓七十四壽斌侯二

府君行狀

原

呈清
勅封王太孺人行狀

原

呈清勅封孺人先室李氏行述

銘

西公和尚塔銘

同鄉林元寅墓誌銘

十八卷目錄終

告都城隍文

康熙十有九年歲次庚申閏七月朔福建福州府候
官縣地方原任翰林院編修陳夢雷謹薰沐虔誠昭
告於

勅封都城隍正神

伏以

天聽無私。妙感應以立善淫之勸。

神威有赫。顯昭格以大彰瘴之權。全忠之與盡孝。事有同
揆。交友之與事君。理無二致。惟隱微之罔愧。斯幽顯

之式臨痛。雷稚年登第。謬廁清班。請假送親。慘遭逆變。僧舍孤棲。對高堂而灑淚。朝衣九叩。望

北關。

以銷魂。暫擬徐元直之全親。實志狄梁公之報

國

重圍苦難。脫屣隻手。痛莫回天。李日初到。曾聲大

義以阻其來。李光地親臨。許保全家以堅其往。結同

心以離逆黨。授密策以逐

王師。

臨食必嘆。一飯不忘。吾

君不

寐。長嗟有夢。尚遊故

國

龔勝之餓軀。僅續王維之病骨。堪憐何意。李光地蠟

書遣使負約於先

寵命

加身爽信於後致雷有懷莫剖負謗難明昔孝婦蒙

冤尚阻三年之雨忠臣被譖會飛六月之霜衾影苟
或無慙

吳蒼

或蒙昭鑒是用陳茲孤憤述彼負心未忍布之朝紳

先冀聞於

神聽

伏惟

勅封

都城隍正神既能

節

陰宣陽佐洪鈞於宇宙必當

扶

忠。褫。佞。植。正。氣。於。乾。坤。如。雷。言。詞。或。誑。乞。加。霹。靂。嚴。

誅。如。李。光。地。始。終。負。心。尤。望。

卿。祇

默。鑒。或。陰。牖。其。衷。俾。微。誠。代。通。於。

中。聽

或。顯。示。之。應。令。孤。忠。得。白。於。

朝。廷

非。惟。彰。潭。無。私。抑。且。善。淫。有。勸。嗚。呼。痛。友。證。之。不。終。

古。風。掃。地。望。

石。門

而。獨。遠。血。淚。呼。

八。激

切。鳴。冤。虔。誠。上。控。謹。疏。

祭吳瘦齋文

嗚呼天地間生必有死。理也。顧天地間有可以死之人。有可以不死之人。可以死而不死。雖生而等于死。可以不死而死。雖死而等于不死。蓋生必有所以生。死必有所以死。不得貪生而畏死。亦不得醉生而夢死。若先生殆所謂可以不者耶。殆所謂可以不而雖而等于不者耶。先生故新安人。少穎異。博窺羣書。探奇摘奧。不事舉子業。立志不羣。超然高隱。神仙中人也。壯歲入閩。與曹能始先生遊。樂閩中。

松鶴山房文集

卷之十八 祭文一

山水遂家焉。時值閩之盛。諸名公先生。日結社賦詩。先生天才綺麗。逸情藻思。擅徐庾之勝。以其餘豔度。爲詞曲。酒酣樂奏。新聲繞梁。時推爲風雅之宗。性好登臨。歷名勝。不盡興不止。時一捉筆。雲蒸煙鬱。曠然作千峯萬壑觀。由其胷次瀟灑。以山水爲性情故也。余自童髫習聞先生名。歲乙卯之夏。于友人所得晤先生。時年六十餘矣。龐眉蒼鬢。而體癯神清。謙和真率。余見以爲靜雅人也。嗣後余日侍先生先。亦忘年下交。予言論敦篤。性情懇至。則見以爲素心古道。

人也。間與諸仝儕歡會。或歷巖壑。諸少年疲倦。闌珊先生談笑自如。又以爲興致高邁人也。及相從益久。始見其淵靜而從容。和易而純粹。殆所謂識在象先。神遊物外。深于見道者耶。所謂抱璞守真。和光同塵。古之隱君子者流耶。余蓋自信世之知先生未有如余知先生之深者也。余少好音律。竊以爲古樂莫近乎琴。先生獨得太古遺音。世未有能辨者。及得余談論娓娓。雖按指格格未調。而聆音察理。深有當於先生。先生亦歡然以知音相許也。每當風晨月夕。焚香。

靜對余或牢騷抑鬱百感俱興則爲余奏墨子悲歌
午夜雞聲徬徨慟哭則爲予奏烏夜啼寄情遐舉托
志神仙則爲予奏洞天春曉孤騫寡和自嘆知希則
爲予奏陽春白雪凡予所爲欲哭欲歌泣血摧心而
不能自己者一于琴焉寫之蓋自幸未死之餘生得
遇先生而稍堪自慰也先生長齋繡佛每夜持佛號
不少懈精神健旺方謂其享遐齡也孰知仲夏之晦
集友人之拜雲樓旬日而先生逝矣嗚呼痛哉先生
別後之三日予以荔子相餉始知先生遘疾余適亦

在病中未及一視。不謂其遽然長往也。病不及問而歿。不及訣。嗚呼。余何能已於懷耶。嗚呼。以吾視先生。可以不死也。而竟死矣。然先生方且視天地爲蘧廬。視百年爲一瞬。乘化而來。乘化而往。固非貪生而畏死。亦非醉生而夢死。先生雖死。猶之不死也。以可死而不死。雖生。猶死之人。哭不可死而死。雖死而等於不死之人。其悲傷痛悼。當何如。而其咨嗟憤惋。又當何如耶。嗚呼。世路險巇。人心澆薄。世之外謙厚而少情實。甚且托爲意氣。而相傾覆者。比比也。閱世十年。

僅得素心古道如先生淵靜博雅如先生朝夕過從
講論聚首如先生而又一旦溘然以天之所以困
未者何窮耶先生授余琴每戒以勿輟今遺琴在
壁也撫軫按徽哀音煩亂無復舊曲矣昔鍾子期
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今余將投琴絕響以誌恨耶抑
將理其餘音以無負先生之期許也余不文久矣因
先生之死而情至文生不覺其言之長也先生其知
之乎嗚呼哀哉

黃叔威曰胷中悲憤藉哭吳君發抒淒然欲絕

代紀學士祭楊民部文

河嶽鍾靈。箕尾凝精。昌期叶應。賢豪挺生。名德傳家。
乃誕奇英。龍駒赤驥。頭角崢嶸。奔塵逐電。萬里蜚鳴。
價重燕市。譽溢神京。早襲榮資。分轄禁兵。赴桓嚴飭。
腹心干城。龍韜日麗。虎帳風清。壯猷贍肆。旣敏且宏。
擢司國計。綜理惟明。度支有紀。出納有程。允文允武。
丕振家聲。海邦底定。節鉞南征。公懷問省。雲望時縈。

特簡皇華奉

命戒

行天閑萬駟雲錦彭彭聯翩玉勒飄拂牙旌輜軒問

告。

俗萊舞怡情克忠且孝世業鏗錫東南士庶瞻仰稱
榮。嗟此閭疆烽火震驚比戶冷突曠野殘耕奏牘莫
罄圖繪難名撫軍莅止早夜忤忤象賢入

庶拯遺氓惠此南土乃竭忠貞云胡中道二豎是嬰
車停東魯夢奠兩楹余等昔聯班陞久企名卿天南
聚首載挹蘭蘅方期遠駕爲

國

休禎豈知轡促造物忌盈經綸未殫賢哲云傾登堂
一哭涕泗其并招以蕪詞薦以兕觥靈其有知尚鑒

予誠

代鑲藍旗諸公祭少宗伯哈公文

嗚呼我公長白鍾靈混同萃精名世昌期帝賚奇英
簪纓繼武丕振家聲朱絃擬直壺冰讓瑩量涵溟渤
器重瑤瑛長劍倚天豐沛干城赴桓是督虎帳風清
佐鉞東討黑水陳鉦奪幟艤艫破浪擒鯨全師砥柱
賞紕勳宏天實眷公佐此文明韜鈴斯偃禮樂是營
秩宗慎簡陪覲神京曲江風度特眷

聖情。

爰釐鉅典百度咸貞靈祇協格夙夜寅清。

鑾輅

載東祭告昭誠飭物維虔導從維程雍容樽俎

天語

褒榮春蒐。嗣舉分部。龍旌細柳。餘規麾動。函成簡在。
逾昔佇晉台衡。方期元老霖雨蒼生。胡天不憖。騎箕
上征。維公勲德。簡冊鏗錫。玉樹特聳。拂漢葱菁。孫枝
鵲起。頭角崢嶸。純嘏備膺。餘慶方亨。超然乘化。庶無
遺縈。余儕知交。山斗景行。哲人其萎。涕泗如傾。敬抒
蕪詞。薦此兕觥。靈其有知。鑒此怛怛。嗚呼哀哉。

代苗焦冥祭哈少宗伯文

嗚呼公也而竟逝耶天也竟奪我公耶朝野何可一
旦而無公耶公孕川岳靈秀挺生閭閻早失怙居喪
以孝德聞嚴正自律而接物寬恕居恆慷慨以

國

家事爲已任其襲世職而轄諸部曲也號令明而與
士同樂苦黑水之役公先登艤臙擒生奪幟顧賞未
酬勞豈天奇其遇欲使公以禮樂佐

盛

世休明之治耶

盛

京慎簡秩宗之選

廷見公名列次而

上謂公進止有大臣風遂厲

特擢受事以來夙夜寅清神人允洽

聖駕東巡祭告公庀事虔飭導從有儀

天語褒錫眷注彌深夫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公折衝之餘

雍容樽俎豈非所謂文武吉甫萬邦爲憲者耶朝野

方期霖雨鹽梅爲社稷蒼生福乃竟溘然逝也嗚呼

痛哉雖然公易簣之辰氣定神寧其遺誠子弟家人

皆可爲世法其超然長往宜陟瑤京超極樂若塵幻

國

一切者而余儕以社稷蒼生之望爲

家棟樑之惜不禁臨風一慟也嗚呼哀哉

得一道人曰自叅佐武職陟少宗伯本是盛事兩作
便俱從此發揮皆有思致可開後人無數法門

黃叔威曰他人遇此等題以爲敗興草草了事足
矣此却點綴出多少關係國之大事在祀與戎
二語此公足以不朽文字自佳但恐當之者難
耳

祭岳丈李公文

嗚呼岳丈卓犖英姿融峯萃氣閩澥鍾奇宇度汪洋
襟期倜儻妙鑒靈心閑情逸賞早嫺黃石志切酬韓
天潢遭契授鉞登壇寶曆歸仁先幾早智恥逐儋橫
混迹陶計帆翻島日竿拍鼉宮翺翔絕嶠嘯傲長風
摘藻寄懷登高必賦草聖餘酣龍螭風雨滄桑禾黍
僑遯東甌爲女相攸乃返園丘余曩垂髫辱公選駿
翁允冰清嫻慙玉潤余登天祿公陟金臺詎意余旋
遭此禍胎凝碧哭歌公爲賡唱虞淵鼓翼公爲跂望

吁嗟屯否貝錦成災銀鐙圓土遠縈公懷典燭夜郎
辱同季布逮及妻孥公心如瘡嗚呼子婿偏離二豎
偏縈公方彌留弱女啓行刲股後期撫膺就路悲雲
翳天哀風撼樹嗚呼壯武在牧龍驤未侯徐邈憐才
劉公刮眸公負藻鑒謂與古匹余際顛踣遂乖賞識
茫茫元化孰測其端誠貫金石剝或復還天地式臨
慰公非遠達人洞觀寧悲歲晚獨傷半子百念莫酬
病不及視哭已逾週閭海遼天方訝遼闊妻孥甫晤
一語慟絕炙雞絮酒欲奠何從腹痛車過迴輪何蹤

貝葉梵音公靈其徹蘊藻蘋蘩尚羞其潔抽毫寫恨
涕泗河傾靈其有知鑒此怛怛

得一道人曰痛語不必多令讀者心碎胷中自信不
淺足以慰亡者之心矣

黃叔威曰矜鍊之極歸於古雅宛轉沉痛之思使
讀者亦爲泫涕信乎性情之深厚者文必無不
佳也

代董京兆祭平南太妃文

嗚呼。寶婺輝澄。望舒景滿。德叶坤儀。光流彤管。廬江
世望。遼海分麾。華胄萃英。閨秀鍾奇。女則是程。姆訓
攸順。婉孌蘭馨。貞溫玉潤。嘉止作合。內贊龍韜。捐珥
酬軍。援桴奏勞。旄鉞勳崇。剖符錫券。金鼓佐命。翟車
繡幘。螽斯頌緝。麟趾歌振。含飴繞膝。膠木深仁。教佐
義方。蔚爲國傑。臨淮武威。同榮競烈。闔職敬虔。母範
流芬。化行嶺表。江漢汝墳。

綸綍
垂恩言歸桑梓。紫闥油駟。粵山遼水。履貴能降。若盈

宸聰
鳳詔
天澤

思冲餘慶方綿純嘏備躬宜躋頤耄永膺景福云何
鶴馭瑤池返轂嗚呼女娟匡趙樊姬輔楚維昔哲媛
齊芳千古緬維太妃克相賢王貞婉長沙績紹汾陽
賈母倚閭序母堅城當年慈訓竹帛垂聲緬維太妃
獨明大義誠徹

前勳罔替文犀翠羽嶺海聚珍天被爾祿富厚是承
龍章輝煌金冊貴儷名藩永荷

得全全昌庶無餘縈鸞車夜臺瓊旆上清余忝葭莩
欽崇懿軌女宗其逝陰教何視兕觥致潔蘋藻薦馨

珮環縹緲來格來歆

得一道人曰有韻之文如此排盪開闔作大議論筆力僅見

代諸孝廉祭金京兆文

鴻濛萃氣。稟曜生嵩。金貂累葉。閎閱穹窿。武緯文經。
世濟其忠。惟公天亶。靈秀特鍾。早歷西曹。敬繇在公。
匭司叅佐。出納惟恭。典銓品峻。裴楷王戎。司權無苛。
商舶以通。載陟白雲。平反惟中。栢臺特簡。豸角生風。
螭頭簪筆。蓮炬歸紅。綸扉翼贊。秩攝南宮。代言有體。
爰晉司空。星輅問俗。溟渤攸同。鹽梅欲試。鼎相先充。
持平棘寺。于張再逢。天閑舉策。卿月雍容。發祥重地。
特軫

宸衷

日簡重臣威望以崇操凜秋霜氣振長虹豪右歛迹
耗。盡。銷。蹤。方。嚴。廉。靜。蹇。蹇。匪。躬。撫。字。以。和。接。物。以。冲。
鈴。閣。餘。暇。寄。志。絲。桐。化。流。三。輔。澤。潤。疲。瘡。謳。吟。士。女
忭。躍。叟。童。台。衡。待。卜。

天高

聽聰庸作納言時。亮天工。胡不慙遺。乘化何忽。遽傾
柱石。頓失夔龍家。無一絹。既有塵封。幕僚歛。賻喪具。
粗供巷哭。衢哀輟市。停春鳴呼。我公勲德。旂常鼎鍾。
積厚流光。世業其洪。騎箕帝鄉。復何餘恫。某等袞衣。
悲戀痛軫。心曾山頽。梁壤孰我。幘幘兕觥。三進生觴。

一叢從父老後涕泗其濛惟公靈爽尚鑒愚蒙哀哉
孫嘯夫曰水到渠成不可增減一字

代奉天耆民祭金京兆文

嗚呼昊天胡爲降凶。下民何辜。倏奪我公。

天子

至仁。眷念東土。特簡我公。爲我父母。我民何知。聞公

姓名。公之立朝。清廉有聲。守正不阿。剛方直道。關節
不到。閻羅包老。東民困敝。公來其蘇。奸回倚勢。公來
其鋤。公之下車。果副民望。民瘼關心。察幽理枉。民有
田疇。强者奪之。公剔其豪。經界是釐。民有室廬。猾者
逼處。公懲其梗。復業如故。亢亢黍苗。誰踐吾場。惟公
執法。鼠雀飛颺。狡蠹殃民。貪墨呵護。公剪根株。良善

天子

安堵黷冒鮮恥。借影招搖。聞公方正遠逝。飄遙他鄉。
商賈貿易失所。聞公寬仁。挈家就部。農安于耕。賈安
于廛。童忭叟嬉。其樂陶然。吏不忍欺。官化其德。循卓
成風。唯公之澤。不恤功名。不顧身家。惟念我民窮困。
是嗟有利必興。有害必去。不徇情面。不畏疆禦。
有公。真社稷臣。聞公內召。將攀公輪。如何昊天奪我
公。速倉卒之間。天頽地覆。哀哉痛哉。吾民其災。驚傳
萬戶。雷動奔哀。嗟我蒸民。誰無父母。母或莫恃。父或
莫怙。公之于民。夢寐不忘。如撫嬰孩。慮其痛傷。公疾

可療衆甘。刲股公壽。可延減年。願助公身。可代萬衆。
捐軀一宿。公逝真歟。夢歟。橐無餘藏。棺衾莫具。闔屬。
倉皇借資。官庫古稱廉吏。如公有幾。食公德者。何以。
報之。子子孫孫。祀公勿替。靈爽在天。拯民疵癘。古稱。
朱邑。遺葬桐鄉。聞公佳兆。不遠銀岡。我民春秋。炙雞。
絮酒。樵蘇相戒。護公隴首。盈旬之內。衆哭如狂。愚氓。
何奠豆肉。壺漿共唱。楚些哀聲。動地公念吾民。靈其。
來賁。嗚呼哀哉。

旛聯

千村淚灑萊公竹

萬戶心傷召伯棠

得一道人曰語質而古調淒而楚作有司得此于民
可謂不死矣

孫嘯夫曰古雅如商彝周鼎安仁善誅可泣鬼神
矣

代李少京兆偕各屬祭金京兆文

川岳鍾靈。箕尾凝精。文昌世胄。華閎奇英。早承榮資。
含香粉署。喉舌効勦。芳標式著。銓司特陟。簡要清通。
刀尺九流。眉目南宮。司權近畿。津無停舶。賈慶懋遷。
吏驚清節。爽鳩載晉。克允惟明。析楊苔臥。貫索氛清。
接武夔龍。籓羽鴈鷺。霜冽豸冠。風生烏府。繡衣簡在。
雕錦承恩。螭頭載筆。鼇禁宣綸。馬鬣三花。鳳書五色。
秩攝春官。鈞衡是翼。

太子

曰咨汝佐司空南溟波偃省俗觀風鼎相清純齊鑣

三雅棘寺稱平岡臺奉駕方嚴望重爰寄保釐邊延
趙張公殆過之恩泐窮簷威震豪右閉閣琴書人思
延壽廷議師錫進公納言霖雨鹽梅與望方殷胡不
憖遺鈞天促轂石隕山頽衢哀巷哭嗚呼俗情異粟
茹柔吐剛公秉金石嶽嶽懷方望族鉅宗態奢習倨
惟公折節崇儒敦素興廉有典冀杜苞苴公勵冰蘖
塵甑懸魚執法鋤奸責人無刻同官屬幕春風煦德
聲在竹帛績在旂常貽慶後昆庶無遺傷余等倏失
具瞻痛深心結元老云亡邦家之戚總帷黯黯丹旄

蕭蕭公其乘化於焉逍遙兕觥既陳哀詞欲吐登堂
一慟靈其一顧嗚呼哀哉

得一道人曰錦心繡口戛玉蔽金自不必言而其中
復有一段清剛堅凝之氣與靡靡之音不同京兆
公得此祭文數作可謂不死矣

孫嘯夫曰環而請之各給所欲自非源發崑崙何
以注而不竭

代張蔚生祭金京兆文

嗚呼公何以遽逝耶。予筮仕稔聞公名。公以銓曹司
權有廉聲。歷比部陟西臺。以方嚴顯天下。翕然謂公
輔器。嗣由閣學進司空。正色立朝。議論不阿。

聖天

子倚重焉。時某崎嶇風塵外吏。二十餘年習聞當世
有羣奉爲泰山北斗。金公其人者。思一親炙儀型。何
可得也。已某得擢京職。竊私喜數十年所心儀型而
不得見者。庶幾一見之。乃竟所願不克。作令於承承
爲

國家南陽潁川地長吏非如古趙張三王大姓豪右將不可制雖彊項令束手也公奉

特簡

尹京兆命下之日留都相戒不敢犯下車之日釐風

弊懲積蠹遠近肅然雖或以事相軋者久之未嘗不憚其不撓而服其無私也某以謏劣旣私幸得慰夙心方循循謹奉條教懼無以當公意者而公乃含垢匿瑕略其魯鈍錄其悃悞非葑姓名得達

天聽

不藉先容不由請囑近世屬寮受知長吏蓋僅見也方謂稟令承訓砥礪濯磨報公生成之恩冀無負

聖天

子獎勵循良至意孰意公竟倏然長逝乎公正服官
政之年朝右以夔龍稷契推重柰何當此清時失一
柱石誠有位之痛也公薨之明日衢哀巷哭老幼數
百里觴酒豆肉號奠者日以千計豈非民瘼關心不
爲功名身家之計精誠所感不言同心者乎昔王休
徵年垂耳順呂虔檄爲別駕許以三公張東之亦以
遲暮之年遭逢狄梁公而登宰輔二公皆爲晉唐名
臣勲垂竹帛於舉賢初心庶幾無負而某以潦倒三
十年之外吏一旦知遇於公公之清鑒遠過昔賢而

某之報稱惟增跼踖薦牘甫上山斗頓傾幸眺龍門
旋驚鶴化生芻啣恨腹痛迴輪登堂長慟不知涕泗
之何從也公靈其鑒之乎哀哉

得一道人曰此作又以低徊曲折寫出敬服啣感之
衷而京兆公人品已超出尋常萬萬矣

孫嘯夫曰感恩知己之言肫切乃爾牀頭捉刀人
故非凡品

祭李亦菴年兄文

嗚呼公孕匡廬之秀而滙彭蠡之靈餐沆瀣於鴻濛
稟精曜於列星其與俗同者完軀葆形考終而大齡
其不與俗同者含真返樸乘化而合氣於元冥維西
平之賢裔武略優而藝文兼卓公負奇於髫髻早峻
嶒而峙頭角羅五嶽於方寸陋鉛槧之是握思探秘
於靈威寧尋行墨之齷齪抉義文之籬詡一畫之獨
窺涉姚姒之涯自許典誥之可追挾龍門與蘭臺指
名山以相期參岐黃而搜京管將騁博以競奇才既

富而不羈。致亦超。而磊落柱下。溯其支流。漆園咀其糟粕。浮五石於江湖。狹孱夫之杯勺。友渾沌於太始。鄙狡獪之雕鑿。名旣登於賢書。屢垂翅於東隅。值貪墨之矯欺。將一郡之是瘡。公侃侃而上謁。揭大義以陳辭。墨吏悔而革心。壯哉是謂真儒。歲行屬於降婁。忝微名之附竊。公旣厭乎承明。乃南轅而返轍。甫分符於仇猶。丁當軸之饕餮。惠可蠲而爲跡。又何辭乎隳臲。

三明

旁燭兮萬方。公脫縲紲兮入帝鄉。我先蒙難兮廝養。

喜握手兮共徜徉。風雨兮晨夕。左圖兮右籍。炊梁兮剪韭。星曉兮月白。喜公令子兮。驤皇路。雖顛沛兮慰情。慄公懷長自浩落兮。謂升沉何戚。欣視死生如朝暮。嗚呼。值令子之計偕。公寄跡乎陬鄉。何二豎之頓嬰。氣逆壅而莫降。思驅車以就醫。遂叩余之草堂。薦酒饌以鳴琴。公情愉而神康。嗚呼。至人齊物而遺形。獨難忘於父子。公疾革而望殷。目瞿瞿如有俟。憶吾父之望吾情。亦如斯而已。覩公而觸吾悲。吾腸爲寸斷矣。嗚呼。公思瞽而神不渝。謂時製之未具。吾忍死。

以斯須俗怵凶而棄穢鼠肝蟲臂其焉如我謂公其
勿恤尚寧神以完軀處父天貽其祕器房相數兆于
龜茲荀子姓之後期誠厥責之在余且吾曹方以大
塊爲廬六合爲輿何地之非逆旅安在吾宅不可爲
君居公乃怡然首肯謂我非知子焉有與疾而詣子
之閭遂以是夕冥然伏枕翱翔于寥廓之墟嗚呼余
錙計而寸積何以知予之非吝惜余左繩而右尺何
以知予之無畛域蓋相馬不以形相士不以迹乃相
視而莫逆彼翻手之雨雲覲面之矛戟思君爲慟哭

而沾席嗚呼繫令子之旣前將以是月之望厝君於
蘭若之偏公將辭我書室而參長夜之禪聊炙雞絮
酒而致吾之茆茆長慟猶疑怛化些曲庶其鑒旃嗚
呼哀哉尚饗

得一道人曰哭友之文若不能摹寫其生平大節歷
歷如生則所謂相知者安在此文妙在嶽崎歷落
一唱三嘆中使亡友平日磊落曠達風致幾盡賴
上三毛而自家深情交誼亦躍躍紙上以騷調作
祭文當推此爲第一

又曰問答語乃作韻語蒼古典雅絕倫而議論之曠達又可入南華秋水真奇觀也

孫嘯夫曰生死之際交情乃見先生于此古道照人矣若夫以靈均之悲調寫漆園之曠談令人心形俱服

祭關有穀文

嗚呼生也而遽逝耶生金貂望族家世配食

廟廷

勳在天壤生幼而穎異稍長動止端方無紈紵習聲

色狗馬非其好也顧獨嗜學留都風氣初闢絃誦未
廣鮮從質疑問難者生獨閉戶覃思攻苦又值禁旅
討三藩從

龍諸

貴胄率控弦被甲生父佐領公南征生亦入伍晝勤

王事夜則篝燈咿唔積勞遂至嘔血母太夫人愛之
甚恐其勞固止之生重違母意也夜中潛焚膏以讀

恩貸

而生元配亦賢淑躬縫織以佐楮墨之費其精勤篤嗜舉業家諸生不若也歲壬戌余蒙

謫藩陽生謁余于僧寺值余他出三至乃一晤晤則遽叩以性命之學私喜願執經余止之曰一日之師終身北面毋遽也姑熟思之他日偕一二從遊固以請余乃授經生亦寄食寺中襍被鹽齏居約食淡晨昏無間余亦喜身在牛馬中得從遊者盡好學如生不負余之東也嗣是問字者接踵生少余一歲執弟子禮必恭言動必循儀矩余遷館鐵氏授業者將十

王

年門牆有彬雅風。生倡之也。生既選帥幕。權稅蓋州。而生素口不言阿堵。恥從市販計錙銖。乃以疾辭。復歸就學。旦夕治所業。如幼學儀輟。仕宦而執經。蓋古人中高節而生行之。自若生天性孝友。事親承顏愉色。必度必恭。勳臣家有世官。生以讓諸弟。生父佐領公。守家世清白。百凡簡素。佐領公以忠勤歿於

事。生既服闋。卜居北郊茅屋數椽。僅容膝。僕馬蕭然。恬無愠色。生性情溫厚。接物以謙。見有齒者。必恭敦信義于友鄰。里鄉黨雖卑賤。未嘗以聲色相加。既補

選西曹蒞事必勤必慎長官皆敬愛之與同事和而能介不憚爲友任勞任過而不以纖介冒昧希苟得外人或迂之久未嘗不心折之也余謬以一日之長見聞稍廣承生下問至生之和易謙謹簡約自安皆余所不逮也使天假之年從容學問可爲吾道之光或早獲知遇致身顯榮雖未敢謂大有建監亦庶幾廉正自守以不負所學者不負

天子

奈何當強仕之年而使之溘然一朝長往也嗚呼痛哉生之歿自親族暨里閭同官知識無不爲吁嗟而

痛惋者余以羈旅之身天涯潦倒生于余不當子弟
之于父兄猶望爲余謀身後之計不意今日反哭奠
子生之墓也嗚呼痛哉雖然人生窮通壽夭猶旦暮
耳唯立身制行不大抱愧于前賢雖死猶差垂聲于
天壤況生諸子已成立諸弟皆孝友惇摯必能代撫
遺孤

聖天

子方設學留都以教八旗子弟生之子得與其選則
光大門閥將在他日生于九原可以無恨矣獨是白
髮在堂生不能以微祿竭終身之養此則生所唧恨

于重泉而師友所不能不爲生撫膺而共痛者也嗚呼哀哉

得一道人曰桃李盈門而此生獨以夭折得此文以傳始知顏氏之不死也

孫嘯夫曰士衡云言方哀而已歎情摯如斯文令讀者掩泣

祭以言姪孫文

嗚呼，繫吾姪孫。吾宗之秀，家世兢兢。翼膺天佑，胡畀汝才。反靳汝壽，汝曾叔祖。拔幟於雍，珥筆石渠。臬憲攸崇，余勉紹之。乃墮厥功，汝父髫年。同余研席，厥志未酬。林泉自適，義方著訓。綽有樹立，汝幼岐嶷。篤志詩書，溫恭孝友。檢飭廉隅，千里名駒。待奮天衢，試輒冠軍。望孚於衆，偕汝舅氏。賓王入貢，名籍長安。清時麟鳳，予嬰謠詠。削籍居東，族姓式微。望汝亢宗，入都汝來樂也。融融天潢，延師唯汝。是舉予轍，將東停驂。

待汝胡沙在塗遠。嬰二豎。汝身雖來。神逝形灰。語默失倫。營衛兼虧。醫言築舍。竟返夜臺。維汝舅氏。同汝父母。噓呵撫摩。多方調護。汝遂棄捐。摧肝裂腑。父執許君。氣詒如雲。設館授餐。藥餌慇懃。汝不再延。淚洒紛紜。同譜蘭金。在都梓里。聞汝沉疴。日來省視。驚聞汝訃。歔噓涕泗。嗚呼。汝父在堂。望汝顯揚。燕越未訣。神還故鄉。魂兮南歸。陟岵毋傷。汝尚有母親。操井白臨行。縫衣倚閭。望久魂兮南歸。陟岵何有。汝之諸弟。玉樹連枝。望汝先登。聯鑣繼之魂兮南歸。棠棣風淒。

汝婦稱賢齊聲梁孟守困食貧尊章是奉魂兮南歸
秋閨入夢余遭投竄終天恨長殮含莫視毒我肝腸
今來京師爲汝主喪汝來求名汝親未老祿養願虛
玉樓名早反令汝親爲汝痛悼余生負疚汝歿含悲
蝸角區區將安用之泉路冥冥將無悔而嗚呼天道
神明善無不報祖宗靈爽遺孤是保廊廟幹楨伸爾
懷抱旅邸卜吉暫厝汝靈舟車就緒終返先塋汝其
達觀毋感泉扃昔人遺恨飲酒不足炙雞其旨椒漿
其馥乘化往來庶無局促嗚呼哀哉

得一道人曰有韻之文難于悽愴盡情至此何必十
二郎文獨絕千古也

代諸護衛祭楊道聲文

嗚呼先生三吳萃秀石室探奇圯橋異授囊括古今
馳神宇宙思覃渾天曾羅列宿博涉多藝六術九章
弦弧勾股曲直圓方焦京避席管郭兼長月露風雲
片羽餘光意淡臯夔情深園綺養志食貧甘心菽水
運丁力陽幾淪二被結契斷金出坎傾否幹旋志遂
聯璧京師人爭識面問字諮疑叩湏遠徙拂袖歸馳
鉅公禮延輟採商芝勝國遺編如椽筆削靈臺失紀
平子志略典冊高文捉刀館閣綠野相招興懷黃鶴

楚遊旣倦杖屨赤城如蘭返轍推轂將迎伎夫震慄
褰幕藏英智脫虎牙鳳翽鸞鳴蘭坂曳裾桐陰左席
鐘呂諧聲曷儀探賾二酉窮搜百家綜覈異膳特頒
殊珍絡繹三雍入獻荆璧將輝胡天不慙沴見少微
憐才心切涕淚徒揮素車丹旆永謝京畿嗚呼至人
洞觀物化懷寶席珍無非待賈人世浮榮君情所謝
知遇如斯夜臺不夜余等謦咳暫接渠範長瞻倏聞
捐館有涕而漣蘋蘩爰薦悃悃思宣靈其有知鑒此
茭茭嗚呼

又代諸護衛祭楊道聲文

嗚呼先生造化鐘奇簪纓望閭弱冠岐嶷靈威與洩
黃石祕貽羲農抗志園綺遙期矰繳鴻儀置羅雉羽
溜澠鑑真蓬麻得伍元直保軀勳同朱序靈廓氛銷
琴書桑梓金蘭協訂聯轡神京聲騰輦轂譽溢公卿
章縫問字館閣班荆中郎屣倒北海樽傾南風失競
避賢樂聖岐志殊趨隆儀繆敬平泉竹石流觴叶詠
黃鶴騫雲洞庭泛鏡赤城有約躡展天台夜郎光燭
禽息歸來師道懾魄渥幣甘媒虎鬚計脫合璧平臺

問道疇咨虛席促膝綺服珍庖優崇孰匹窮探圖範
精研鐘律周髀青烏源搜委悉方期難老爲世津航
胡天不憖二豎相將使醫接踵莫挽膏肓山頽木壞
乘化渺茫嗚呼先生風高道素厥志未酬晚亦知遇
述作名山咸英韶護有子象賢三珠玉樹先生達化
夢幻同觀京華鄉國得正爲安况承殊渥軫痛辛酸
九原念此報德良難余等忝親道範或承渠誨倏聞
哀訃痛傷五內薦此兇觥音容不再來格來饗靈其
如在

全李銘原祭楊道聲文

猗元化之糾錯兮。萃瓊英而落拓。旣神物之終合兮。
仍齟齬以隕穫。謂余儕妄標榜以阿私兮。試括囊瀛
而更索信。建豎無關於素蓄兮。瓦釜黃鐘將臧穀之
焉。託遡華胄自關西兮。歷三吳而熾昌。承豸角之遺
徽兮。志酬韓而璞藏。君秉岐嶷於齟齬兮。涉百氏之
津梁。窮緯候於裨梓兮。探象數於贛房。青鳥衍其別
傳兮。黃石搜其祕策。扶圖書之閫奧兮。演握機之規
畫。恥槩握以銜媒兮。陋蟲雕以朝夕。詎獨衙官乎屈

宋兮擬管樂其儔匹既守貞以養志兮甘服荔以茹
荼下帷而韞櫝兮擁百城以自娛樂責趾以俟時兮
寧挾策以曳裾何鴻飛而離繳兮陷驥足於淤渠俊
傑之惜侶兮二胥各輸其肺腑明哲之識時兮感悵
愚而我與共挽蓬以就麻兮庶叩須之得伍合龍劍
竟斷金兮挽坤維而砥柱氛霾廓而覲天光兮共攬
轡於扶桑九苞之振彩兮百羽紛其下翔爭授粲以
問奇兮或倒屣而負牆君乃闢貝闕而示岷岡兮恣
搜乎璿瑰與琳琅蕭艾植而擲蕙蘭兮蘅杜亦言旋

於江澗騷人之見錄兮復遠招乎洲渚終薰蕕之雜
糅兮握孤芳其孰語聊行邁以寫心兮又飄搖乎荆
楚侈瓊筵而羅妖姣兮紛白雪與陽阿晝歡娛以永
夕兮愴歲月之蹉跎明霞起于赤城兮聊躡屐以相
過天膏已滋乎九畹兮荃行將飲乎天和乃荆棘之
當路兮豈褰裳以就之絺襟裾以窘步兮孰揮鋤而
仆之假鳩媒而銅樊籠兮將騰翺而守之爰力疾而
綜理兮聊立矩以授之既釋疑而振翮兮始上翾乎
桐陰預虛左以促膝兮稽大雅之元音綜六術以析

微兮翻二酉以披尋歲月積而三雍將獻兮慶韶護
之自今衆方謂伏生之晚際兮何二豎之爲虐薄寒
之中人兮顧延綿其足愕使醫之接軫兮劑旣和而
柄鑿余儕相告以徬徨兮叩彼蒼于冥漠雷也慶禽
息之小酬兮嘆罕虎之未光豈堯世有巢由兮歷千
載而滋芳抑天球與河圖兮宜勿試而珍藏倘述作
在名山兮優黼黻于廟廊煒也悵締交之已晚兮喜
傾蓋而輸悃謂天之降才非偶兮固無終于偃蹇豈
神龍之見首兮固將甘于肥遯彼英靈其不泯兮獨

州音容之遂遠乃如月之將望兮先生伏枕而長征
河間灑淚以款歎兮鄒枚長慟而撫膺令子摧肝而
裂膈兮僕御奔搶而涕零將停車于蕭寺兮丹旄蕭
蕭而啓行嗚呼先生素內照以通微兮固將順時而
達化悟無始之皆幻兮永道遙于長夜吾儕邇道範
而何從兮悲色相之難借據無詞以致奠兮淚如川
以交瀉嗚呼哀哉尚饗

皇清

原勅封徵仕郎翰林院庶吉士鄉飲大賓七十四壽
斌侯二府君行狀

嗚呼不孝夢雷安能爲吾父述也吾父年高不孝夢
雷不獲侍養病弗及視藥八千里外聞訃而身在牛
馬欲奔赴哀號呼天搶地而不可得不早從吾父于
地下苟延視息雖生猶死不孝夢雷又安能爲吾父
述也摧痛昏迷之餘緬惟吾父生平大節不孝等不
能規模萬一懼湮沒不傳益滋罪疚是用含哀拭淚
敬述于

當道大人先生長者之前願

垂察焉。吾父諱會捷字斌侯號賓廷。先祖雲從公次子也。先祖以春秋食餼于庠。早逝。吾父甫七齡。哀毀如成人。禮而天資復穎悟。特達磊落。不羣先嗣。祖晉吾公愛之。請于祖母林以爲嗣。已而嗣祖。嗣祖母先後卽世。仍歸祖母林撫育教誨焉。及長。器識過人。伯父旣補邑弟子員。叔父治家人生產業。獨吾父超然自遠。縱觀史傳百氏外。乘諸書見明季天下多事。慨然謂吾以祿養。不若以色養也。遂不事舉子業。朝夕吾

國

祖母膝下承歡暨伯父叔父一堂怡怡聚順內外無間言

朝鼎革兵燹蕩析之後道殣相望而祖母林晨昏甘旨無曠則吾父力居多既得吾母王孺人奉養益加備至已而居屋兩厄于兵僦居湫隘始不得已異宅祖母林年八十一見背吾父號慟不欲生蓋庶幾終身孺慕卜居與伯父叔父相去數武然一日不相見則不樂年各七十餘杯酒豆羹必俱龐眉皓首相對歡笑移日他嗜好無以易之者蓋孝友其天性也吾

父年四十餘始舉不孝夢雷等兄弟三人不孝夢雷
襁褓中吾父授以語孟五經古文辭各數篇能成誦
遂益加教督六歲就塾師已粗曉文義吾父愛護備
至而督課蚤夜不少休以至起居坐立稍輕跛必戒
語言動作稍輕率必懲不孝夢雷年十二倖列泮宮
時值

功
令更制義爲策論不孝夢雷涉獵諸子史忠博而靡
所折衷吾父出性理大全以示曰內聖外王之學具
是究心焉可矣不孝夢雷奉命始知學有本原而資

性昏下不能領悟踐履以奉先訓年十九舉于鄉吾父謂不孝穉不更事遂同北上不孝夢雷倖雋南宮蒙

聖恩

讀中祕書吾父亦以

慈和皇

太后祔廟覃恩得封徵仕郎翰林院庶吉士時不孝

夢雷已定婚未娶吾父遂先南歸將同吾母携媳入都不孝夢雷跪別舟次吾父諄諄以褊激淺露爲戒家居經歲從不持一刺干當道以取錙銖待親戚里閭加謙謹以故當道愈相推重旣同吾母入都不孝

夢雷復叨

聖恩官編修吾母以南北風土異宜思歸乃以送親請假時癸丑之八月也歲暮抵家越明年三月而耿逆之變起時城門閉不孝夢雷不得脫暫遁城內烏石山之僧寺逆黨以令箭白刃脅吾父追尋不孝夢雷被執入見耿逆不爲跪語不爲屈逆叱出將加刑適逆帥羣入有以吾父居鄉盛德爲言者乃釋出不孝慮拒逆終累吾父是夜潛起望叩將自盡吾母夢中驚促吾父起視泣謂曰爾果有

國

至尊

闕事

國

志吾何容強然死分也不宜徒死以吾度耿逆庸劣
下材將領皆賈豎也彈丸之地兵微餉寡必敗
家方急西事當議招撫逆寇當歸誠然二難驟起
宵旰禁旅南下未知虛實誠內諜其情形遣人從間
道賁密疏詣
成得白臣心卽不幸漏洩我亦以布衣受
封誥闔門同斃何恨不孝惘然如夢覺然彼時竊念
亦不過緩一死以稍盡臣心未敢信有招撫歸誠之
事也越旬日而同年今學士李厚菴自泉抵省投見

耿逆旋抵不孝家不孝憤懣不食盛氣以待吾父呼
不孝入出見學士悉告以前謀且曰老朽所見乃爾
公之來豈無所爲或者將立奇功以報

國

也學士改容謝吾父乃呼不孝出曰爾二人全何
事不可爲者因促膝三晝夜不孝內結楊某離其腹
心勸學士急歸遣人從山路出詣軍前達消息學士
懼歸後耿逆或有誅求不孝令其以病堅辭萬一逆
疑怒不測我寧扶病見賊以全家八口爲保因痛哭
約誓曰吾兩人幸事成全見天日萬一不幸二先死

國

後死者當筆之于書使天下後世知我

家海濱萬里外有一二孤臣死且不朽叮嚀而別歲

丙辰大師南下耿逆果窮蹙歸誠如吾父策學士疏亦已達

至尊

然不料其削不孝姓名以自爲也不孝自恨已疏不

達而假手于人卒無以自白因具啓親王請罪時學

士已由編修超擢侍讀學士到省聞之謝吾父曰彼

時恐事洩俱斃無益今當一一入

告功

等耳不敢相負也吾父慨然曰所圖者期一見天日

闕引

耳。今已遂庸。何求且吾兒遭變未死。義固不可一日復居官。然不可不詣。

罪學士因訂與偕行。將登舟之前一日。學士丁外艱。歸不孝見吾父亦年且邁。未忍遽離膝下。復依依者半載。既而海逆熾熾。逆黨內訌。吾父促不孝曰。若速行。無以我爲念也。乃以戊午春入都。比到則閩省督撫皆易。新任有語不孝。例宜先呈督撫者。遂遣人歸具呈。以請時撫軍在泉郡。吾父遣人從學士代致學士。留家人數月不遣。不孝在京不得消息。徬徨南歸。

則京察降調之

命下

矣。既而撫軍以托病拒逆具疏

題補

忽奉

嚴綸

諸當事皆坐降級。中外驚疑不測。罪所由來。後數月

始知有逆黨告訐一事。蓋以密謀請兵。事既著。爲逆黨所忌。故當上變時。或令誣入不孝名。使不得自白。也不孝以庚申之九月被逮。西曹旬日聞吾母已于七月見背。嗚呼。人生之慘。寧有是哉。越明年四月。鞫不孝嚴詞指斥逆黨。皆噤不敢出口。諸大臣亦交

廷

口嘆其冤及讞

上奉

不爲分辨一槩從天辟論報抵家族戚皆憂惶奔問

天子

吾父晏然曰吾兒此心可動天地
聖明當斷不至死諸族戚方冀安老人心外唯唯而

心未敢以爲信也壬戌之春果荷

特旨

從減死例蓋自不孝歷患難顛沛以來吾父之定見

定力有過人者不孝遠在八千里外亦幸吾父之能以義自遣也已而當道以部議原有籍沒之條遂一例拘妻孥發遣故書敝簾狼籍于庭吏役號呼于室

聖天

行路掩涕室人瀕行跪辭吾父始泫然曰

子明見萬里外吾兒歸容有日雖然吾老矣兒媳行
何以慰吾望兒念耶室人得完聚述及此不孝腸斷
欲絕矣今春得家音聞吾父以去年五月抱病八月
而不孝夢鵬叨列泮宮吾父稍色喜飲食起居如平
日不孝夢雷心駭魂怔尚意吾父藉不孝夢鵬得稍
寬慰尚可延齡也孰知竟以舊臘之念四日永訣矣
嗚呼痛哉吾父生平性情和易而行剛方不苟與人
交直道不爲城府曾無宿怨好排難解紛拯人于厄

而口不自矜詡。雖家人莫知。每當觥籌交錯。與致謁。然無老幼。皆得相款洽。見者莫不敬其方嚴。而樂其一平易也。反正後之一年。省城舉鄉飲大典。輿論以耆年碩德。莫吾父若。僉舉爲鄉飲大賓。觀者嘖嘖。莫不謂允光于大典也。不孝雖幸叨仕藉。守嚴訓。無所苟取。家貧。簞不異。諸生時不能極甘旨之養。而吾父亦安簡樸。不喜靡麗。食不肯兼味。衣不肯重帛。出門不肯輒乘輿。喜時花竹。日偕伯父叔父宴賞。其間雅好流覽詩書。不問家人生產業。日手錄古人格言。不輟。

石恩國

不孝再入都時。吾父年六十有八。猶日作蠅頭小楷。無一筆懈者。不孝謂吾父精力尚健也。嗚呼。豈意不孝孽重。釁深。頻遭危厄。以貽吾父憂。遂竟抱終天之恨哉。嗚呼。不孝身列侍從。不能罵賊捐軀。今法與

兩盡庶爲

家明廉恥。肅官常于天下萬世。于請罪之初心已矣。獨吾父以一日之榮至甘爲

緡緯

國。闔門以死此心宜可格于

大地。鬼神乃以望耄之年目擊籍沒之慘顧

帝閭而無路望子婦而不前且吾母見背于三載之先吾

父相繼于三載之後不孝夢雷生俱不及侍養病皆
不及問醫將來寔且不及臨穴不孝一息苟延肝腸
寸裂天乎地乎慘至此極哉向使不孝不汲汲爲祿
養抱遺經守二人膝下當不應遭荼酷至此卽倖登
仕籍矣而能謹守嚴訓沉潛學道柔順足以孚友朋
之心靜晦足以消逆黨之忌亦不應遭荼酷至此而

穉年寡學。皦皦爲明。經經爲信。子子爲清。不善處困。出坎罪咎。叢積。以至此極。乃知吾父褊激淺露之爲戒長也。今雖摧心裂膈。竟何及哉。吾父生于明萬曆之辛亥年八月初一日亥時以。

皇清

康熙癸亥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丑時卒于在籍正寢。

元配吾母王孺人于庚申年七月十七日先吾父卒。男三長卽不孝夢雷。庚戌科二甲進士。原任翰林院編修。前翰林院庶吉士。今革職奉。

旨盛

京爲奴娶李氏庠生木長公諱方懋女次男夢熊娶。

項氏太學生

公諱

女三男夢鵬郡庠生未聘

皆吾母王孺人出孫女二福官壽官俱不孝夢熊出不孝夢雷身在賤役哀痛昏迷之餘憶吾父生平大節述焉不詳詳焉而血淚交迸五內慘裂語無倫次伏惟

當道大人先生長者哀其冤痛毋以不孝夢雷獲罪且賤之故掩吾父生平不彰

賜之如椽以光泉壤不孝夢雷等曷勝泣血叩結之至

孤哀子陳夢雷夢熊夢鵬泣血稽顙謹述

賜進士第右春坊左中允兼翰林院編修纂修

玉牒

前內國史院編修雲南正主考內弘文院庶吉士姻
年家眷姪鄭開極頓首拜填諱

黃叔威曰韋氏述祖歐公表阡此文兼擅其勝末
段又加以悲痛慘怛令人不忍竟讀

皇清

原

勅封孺人先室李氏行述

嗚呼余何能爲孺人述也余德薄不足爲孺人重身
辱不能爲孺人榮萬死餘生使孺人間關苦辛流離
瑣尾以死而放廢摧殘之餘學荒才索技淚含悲不
能闡揚孺人生平之萬一余又何能爲孺人述也唯
是孺人適余二十有五載荼蓼備嘗不忍使終沉湮
于窮山荒谷之中是用粗述梗槩唯

仁

人君子垂察焉孺人李氏先岳木長公閩之福清人

先岳抱負恢奇不事經生業明季天下多事翔遊海外諸國

國

朝定鼎後還鄉里以遷海故僑寓浙之永嘉孺人幼弱頻經兵燹寇亂岳母潘氏提携轉徙山谷間草行水宿瀕死數四而不死又屢得奇疾亦不死而孺人自幼明慧善承父母意稍長勤女紅習書史言笑不苟以故先岳尤鍾愛焉先岳得丈夫子皆不育年五旬僅一女且心奇之必擇人以字遂遠遊覓婿久之無可意者歲乙巳復還三山就居候邑學官之南值

聖恩

文宗月課士于學。余年十二已入泮。至是年十五矣。時方易八股爲策論策問。多時務經濟。老生宿儒或多謙讓。彼此疑義相質。余穉年冒昧有所應對。頗明晰。先岳從旁竊聽。異之。已從書吏索余卷。益心賞。遂藉書吏以遠來擇婿意。請于先府君。先府君亦仰先岳之令德高風。知其女之必有異也。遂爲余訂姻。先岳始復自浙移家歸閩。丙午鄉試。余被別歲己酉。始登賢書。庚戌登二甲進士蒙

選授翰林院庶吉士。讀中祕書旬日恭遇

慈和皇

太后祔廟覃恩得受封余以聘李氏具呈銓部不敢

冒也銓部題請得奉

俞旨

封孺人先是先府君以余穉不更事同余北上又念

余姻事未畢乃自京師回閩先岳丈偕岳母遂送女

隨先府君先慈入都閩之當事暨里中親知以余未

娶而入翰苑孺人未字而受

勅封

皆榮其事贈舟車具羊酒以賀合巹于燕邸蓋辛亥

歲之十一月也先慈家教素嚴自閩抵燕六千里携

媳入都唯以不愜意爲慮每從舟車之次見孺人動

止有禮法心稍慰及既歸余而晨昏承顏侍養每先
事順意遂大得二親歡心而先慈不習燕地水土以
飲食非宜胃腹得奇疾作則痛不可忍又性憚醫藥
不一沾唇余無可柰何唯有叩天呼籲孺人躬進湯
藥跪床前竟日以俟晝夜衣不解帶目不交睫先慈
憫其勞也爲強進藥輒瘳然三五日輒一發發則又
如之在都兩載無日不在心驚手顫中也。以故余不
敢久京邸散館既授編修遂以送親請假以癸丑除
夜抵家越明年甲寅春孺人始行歸寧禮服命服具

儀仗鼓吹家人抱三歲男乘馬以從城內外觀者如堵蓋孺人自歸余僅享此一日之榮而此後之顛連困苦有不可問者矣是年三月耿逆變起倉卒余既不能先幾遠逝雙白在堂又不獲罵賊就死唯有潛探虛實具請兵密疏藉同官李厚菴家人達軍前而身托病固辭僞職不出余家本寒素雖叨仕籍而郭外無尺寸田時方變亂親族皆不能相卹蓋余杜門半載而薪水之資俱絕孺人素無私蓄女紅所需縷絲尺帛皆取給岳家至是簪珥服物皆出以供二人

甘旨不給數月而孺人體漸羸乳亦竭長男竟以失乳每旦啼饑而殤先慈深痛之孺人恐傷高堂心每忍淚節悲雖欲一長號不敢也時余食指浩繁方束手無策值耿逆許海船過諸番先岳喜曰吾二十年前尚有二千餘金留日本今可往取也余未之信兩閱月竟取以歸兩家藉此乃延旦夕先府君兄弟三人先伯父及叔父居相去數武一日不相見則不歡時彼此皆乏絕先府君得酒饌則思兄弟顧以資用皆出自孺人不欲出諸口也孺人探先府君意遣僮

僕托爲先府君約延先伯父及叔父至家先府君喜
且愕曰我無是也後則習以爲常龐眉皓首一堂歡
笑移日幾忘在患難中先慈姊妹四人皆孀老無依
先慈念之猶先府君之于兄弟顧不欲以己意私有
所周卹也孺人托以他故或欲習女紅或共治醯醬
從先慈懇再四延諸姨至家或半年或數月乃歸至
歲時伏臘米肉之需必遍及焉時余方散髮瘠形臥
病不問家事一切家計皆孺人謀之岳家以應而閩
俗以葬事煩費擇地不易多停柩至數十年者先祖

食餽于庠。賁志早歿。先府君幼孤。以故先曾祖曾祖妣。先祖祖妣四柩皆厝郊外。未葬時。耿逆日勒富民拷掠助餉。人人自危。孺人促余曰。時方多艱。此後存亡未可知。君祖宗大事及今庸可緩乎。余悚然急從先岳謀。托爲養痾郊外。以間急覓地營葬。數十年祖先得安尺土。孺人成之也。然孺人服必布。素食必藜藿。卽岳家間遺珍異。急以奉二親。未嘗一嚮內外族戚諸老人。每聚會言及未嘗不嘆息甚。且爲之出涕者歲丙辰。

王

師入閩余方喜見天日而同年李厚菴密疏去余姓名使心迹不獲自白屢次具啓親王請入都待罪親王促督撫代題而當事多留難不卽具疏時岳家餘資亦竭余遠行資斧無措遲至戊午之春始從他親友揭貸入都比到京則閩省督撫皆易新任遣人歸具呈又爲李厚菴所留余候至半載不得音耗自京師復南歸巡撫始代題進京忽奉

嚴綸

部議以久不來京革職報抵家人皆震愕孺人以好語慰二人心然先慈從此鬱鬱成疾庚申歲之七月

遂見背矣。時余在京師未歸。聞先慈初抱微疾。稍痊可。至七月十七日。方令孺人治蔬。延僧人作佛事。辰刻。猶與孺人言笑自若。至午後坐化。孺人舍卒不意。奔搶號慟。值有身方彌月。諸姨力護之。乃強力經營。棺衾事以悲瘁。故及免。生女。又殤。先慈喪未數月。而余西曹被逮之信。又抵家矣。余坐繫十餘日。始聞先慈訃。五內崩裂。又恐以繫西曹事。傷先府君心。家信諱其事。密札與孺人。令勉力家政。以慰老父。至辛酉之四月。諸王大臣定案。則竟以大辟上矣。邸抄至閩。

天子

城內外駭沸族戚造家問訊日以百數皆謂旦夕且不測先府君獨慨然曰吾見此心可對天日

聖明當必不至死時孺人已不食七日擬得凶信卽自經然聞先府君言猶冀寬一日老人心以無負余之囑也客至必勉治湯茗以供親朋皆訝之相謂曰其家氣象如此非凶徵也疏上果留中余急欲安老父從飛遞謬以寬免信附郵孺人始復飲食如常至壬戌正月果蒙

特恩

免死發遣奉天爲奴按免死例無籍沒閩省當事籍

聖恩

正法者之家余已免矣而同案金氏得罪于撫軍撫軍籍金氏遂併及余孺人例得完聚余關外聞信急郵寄孺人曰

許吾夫婦完聚爾當從容就道以好語慰高堂萬勿出涕以傷老人心不然者非吾妻也孺人心識之時撫軍適易新任遷延數月諸被籍者皆未卽遣而余先岳已抱病篤孺人以罪人婦不得復往父家痛不得見父遂潛刲臂肉凌晨密遣僕人賫去時倉卒瘡藥未備血暈昏仆家人不知也忽縣役到門促登程

天子

孺人忍痛含淚別先府君先府君至是始泫然曰
聖明吾兒歸容有日雖然吾老矣吾媳行何以慰吾
望兒念耶孺人哽咽猶識余言強以好語慰藉遂出
登舟適僕人亦自岳家至蓋臂肉未逮而先岳已氣
絕矣孺人始大慟仆舟中血滿襟袖余二弟夢熊護
行無所措幸內閣祕書覺公送至江干飛騎入城從
親王府乞金瘡藥勅女婢爲傅之又囑押送官役善
爲調視觀者無不垂涕先是余一弱女養于吾弟至
是僅六齡然頗知人事孺人未行前數日夜中常驚

哭曰吾母幸勿去也。孺人痛不自勝。密禱之神曰。瀕
行時幸勿令有所知。覺徒令人腸斷也。至是日早。令
人抱他所母。女竟不及一訣。嗚呼。一日之中。割臂以
救父。被逮而別。翁痛女之離。又聞父之死。孺人五內
非鐵石。其何以堪耶。孺人素羸。遭此大變。七千里遠
道。跋涉抵奉天。猶使余得聚首。倘有神相之耶。然自
是遂得心疾。覺五臟中僅一髮孤懸。垂垂欲絕者。孺
人以癸亥十月始抵東。甲子秋。先府君訃。又至。余伏
苦塊中。摧慟不食。數日。孺人含淚奉漿粥。以南北風

土殊空滅性。捐生非孝。相勸勉。余爲強進水漿。余時
方承京兆命。修奉天通志。以故奉錦二郡當事。皆荷
賜弔奠。先後執經問字。數十人。晨夕皆詣。余喪次。留
都俗弔客。至必爲具蔬果。時孺人方有娠。而余家僅
一僮。一婢。年僅十餘。孺人朝夕含哀。又治果饌。手口
卒瘞。無廢事。使余患難中。成喪。不至廢禮者。孺人力
也。未幾孕生女。服闋後。連舉二男。孺人以多難後得
重聚首。且後嗣有人。爲幸。常勸余。強自寬。孺人體癰
痺。至是乃漸豐澤。蓋實能以命自安。貧賤遷徙。若無

足累者。余先後及門。益多其自遠地來者。或從余館穀而數年中。遷客纍纍。其遠適混同黑水者。經留都詣余。必爲具粗糲。孺人中饋之勞。殆無虛日。辛丑進士張粹伯。余同年李子。和皆令山右。以誼謫遼左。二公皆年七十餘矣。每相約過余。必索醉移日。乃別。歲辛未二月。粹伯病篤。其令孫遊粵東。未還。余爲預謀後事。時余長男頂生。巨癰如盂。余顧視不忍。離孺人曰。張公家無次丁。棺衾大事。君非親往視。不可。兒吾謹護之。無愛也。余得日詣粹伯所爲之。衾歛畢。棺。

加漆乃歸李子和郎公車未回子和寄居村中病亟乘牛車詣余余見其喘甚心駭之子和坐定屬余爲賃屋孺人聞之曰李公左右僅一幼僮倘出治薪水誰相與守耶曷留之脫有不測君義要無可辭者余是其言余草屋僅五楹遂以其西書室留李居之孺人旦夕治酒饌必香潔半月李疾漸痊喜曰吾早客此病倘不至是一日余他出屬舍親金若干陪李午膳李聞市有賣糕聲喜問曰此地亦有此耶女婢爲孺人言之立市糕以進李大喜曰西伯之養老不過

是矣。月餘後李竟卒于予書室。余爲之殯。歛畢設靈座以待其二子來。始遷柩于僧寺。是歲秋孺人孕生女。不育。娠時幾殆。親友皆咎謂喪氣所觸。孺人慨然謂事有定數。毫不以此爲悔也。同年山右張有子。自山右抵奉天。運其祖櫬。途遇盜。衣物一空。冬月衣夾衣詣余。孺人曰。是孝子順孫。可令一寒至此哉。倘旦夕抱病大事皆悞矣。是夜卽爲操刀尺達旦成綿衣二襲。余取以衣之。續爲措資斧使歸。蓋余患難中得庶幾無獲罪于朋友。又皆孺人內助居多。乙亥。

之春留都城內外嬰孺皆患癰疹死者什八九余一女二男皆先後嬰時疾兩兒僅免而女瑤官竟以此殤女余素所鍾愛痛甚而孺人哭有節若不甚哀者余心訝之然此後余每他出則孺人必失聲詢之家○人○始○知○孺○人○恐○以○哭○泣○傷○余○心○而○強○忍○痛○也○丙子春余以捐贖令入都未蒙

俞旨時同難金氏得邀

恩余恐孺人以金氏歸里故念岳母且鬱鬱成疾也自都亟歸而孺人恬然若不介意者語余曰塞外輓輸雜

君父。

不易此番幸無遠行他日。寃得白未可知。勿以此戚戚也。他親友或勸以孺人宜潛附金氏歸里者。余亦恐其思母念切也。試問之孺人曰。君自筮仕迄今二十餘載。事事期可對天日。顧以我故欺。

乎。遂決計與余遷居白雲。爲力耕計。余喜孺人知大義。且山水之好于余有同心也。以六月冒暑驅牛車三兩一僕抱琴以從。值大風雨。山水暴漲。深踰轅叉度二峻嶺。千盤而上。僕痛牛喘。孺人憫之下車與余共策杖從樹蔭中選石暫憩。語余曰。山水清奇不減。

故園風味。顧吾有老母在耳。不則雖終老此地。何傷。余初喜其達己。又私惡其言之不祥也。蓋余自京師回。留都僅兩閱月。一僕婦病殞。一幼僮又以痘殤。井水無故味惡。以故余急欲移居。及抵白雲。買許氏田宅。許氏家人以農事未畢。尚未他徙也。余與分東西以居。而許氏家人。人染寒疾。前後呻吟不絕。余家人亦皆被傳染。以次調治。皆漸瘳。孺人獨精神健旺。至七月初旬。立秋節。兩頰忽赤。異常。余惡之。至八月朔日。孺人病怯寒。服發汗藥。立瘥。侵晨早起。啜清粥。少

許余訝其太早。孺人曰：「吾已愈矣。」至午，乃復惡熱。夜遂大渴。三日而體重不能轉側。乃語余曰：「吾殆不可爲矣。」余急令僕人詣濟延醫，兼取壽器診其脉。皆浮洪，獨心脉若斷。若續者，至十二日辰刻，忽神采煥發，異常。顏轉少如處女。時按內經所謂返光者，余急爲易新衣。孺人已不能言。目上下左右視余，以好語慰之。曰：「恐醫人至，易新衣以俟耳。」孺人首肯者再。及午，汗出如油，未刻而氣絕。晡時醫至，已無及矣。嗚呼，孺人孝于父母，敬于翁姑，和于妯娌，惠于臧獲，內外無

間言余痛瞽之餘何能縷述其尤不可及者先慈見背已十有七載孺人每月必數數夢夢必侍先慈左右語笑如平生其純孝靜專形于夢寐則余愧以爲不如也與余爲夫婦二十有五載相敬如賓床第中無狎昵容語皆大義歷榮辱得失淡然安之如素使余如遇良師益友又若對達人高士令人怨尤躁妄之氣俱消殆非閨閣中人可及也其習勤作苦由天性自初嫁處得意時已然及患難中十餘載寒風朔雪親治浣濯至手指皸瘃余力阻之不少休愛惜物

天恩

力嫁時縑帛衣至今如未觸手使人每開篋淚盈臆也。視家人子如己子。疾痛疴癢躬爲爬搔。親執藥餌飲哺。雖家人子亦幾以爲己母。忘其爲主母也。術家每言孺人于五行應天且無子以心地極慈故延壽且得男。余意其克享遐齡以待。

之宥也。豈意年未五十千辛百折死窮山荒谷中。求一返故鄉見母而不可得。嗚呼痛哉。孺人生于順治己丑年十二月十七日戌時。以康熙丙子年八月十二日未時卒于奉天白雲寨村舍之內寢。享年四十。

有八女一嘉官幼養于弟夢熊長適鄒庠生鄭漣子
寬子二長聖恩次聖眷皆幼未聘余悲戚摧亂之餘
敘述不詳語無倫次伏惟

當代大人先生仁人君子鑒此不幸哀悼
賜之琬琰以光泉壤感且不朽

杖期生陳夢雷拔淚頓首述

西公和尚塔銘

泰岱不藉人瞻仰而高。河海不緣人測量而深。佛法之在宇宙亦然。固非待常人讚嘆而加崇。亦非因刺譏而遽損也。然泰山盤根萬仞。時出膚寸之雲。霖雨天下。河海萬頃。汪洋間生。殊珍瓊寶。炫精耀奇。浮屠氏萬法歸空。亦偶以靈異之迹。借大乘上人顯示。徵應此。豈必盡造物有心。借此以棒喝愚頑哉。抑亦兩大之奇勢。有不能終闕者也。若此者。吾于西公和尚見之。和尚俗姓浦氏。法諱號西雷。生于蘭陵之

下坊祝髮于城南之寶相。年十八。叅學于宜興之善權。年二十有三。從存嚴師得法。己乃修大士之閣于邳州建雲泉庵。于京師西山之麓。飛錫所經。靈蹤固難更僕矣。其遊盛京。則歲在康熙之上元甲子也。時余坐謠詠譴瀋陽。聞先嚴訃。摧慟不欲生。私念朔漠邊城。卽求一嫻熟經藏上人。修佛事。不可得。諸門人以西公告爰。竭誠敦請。建壇施餽。口法食和。尚儀觀偉然。音吐洪朗。道情肅穆。是夜月色霏微。陰風習習。如聞靈爽。盼嚮觀者。同聲讚嘆。余因拜請爲虔誦五

大部將竣。余夜夢牆外數千人擁擠喧闐。謹言孝子
延高僧施我等法食。惜昇座稍遲。逾四鼓後。我等或
不能遍霑。安得經完。再一施。吾儕乎。余驚醒。心諾之。
則又夢牆外千人歡聲動地。推一高年長者。道巾鶴
氅。直趨先嚴靈座。拜謝而去。余大異其事。遂重設饌。
口道場。而西公以此聲重留都。遂有佐領商公發心。
延西公建壇禮大悲懺。壇成之日。香煙上騰。繚繞壁
上。現大悲相。莊嚴妙好。有目共瞻。和尚因屬工人傳
像于石。蓋其先後靈異如此。戊寅歲。余蒙

聖恩
召同侍

皇三子讀書喜得重晤和尚于長安相對歡然。方謂此
後晨夕得瞻道範也。乃忽以辛巳季冬十有七日圓
寂于京師之靈佑庵。嗚呼。和尚方示予以夢。示予以
相。乃竟以四大爲眞。夢爲眞相耶。其弟子淨智將奉
和尚歸塔于蘭陵。屬銘于余。余乃爲之銘曰。
諸一切法。一皆如夢。惟大覺者不妨示夢。諸一切法。
本無實相。惟無相者不妨示相。示諸相已。一切歸空。
示諸夢已。覺夢同融。萬年石室。永夜松風。夢耶相耶。

相耶夢耶一叩西公

得一道人曰通篇以一夢一相爲和尚寫生銘亦卽
一夢一相爲和尚說法總非門外漢所能道

同鄉林元寅墓誌銘

嗚呼人生天地間如夢幻泡影惟忠孝節義之真可以動天地感鬼神與宇宙同不朽而貴賤窮達不與焉余今日揮淚爲同里元寅林君作墓誌而重有感也君吾閩福州府福清縣杞店東閣感德鄉尋洋里人也父諱大科母福清前坑楊氏祖諱一纘祖母東閣陳氏君幼失怙祖父母及母楊撫育之值吾閩海氛饑饉祖父母相繼歿又值兵亂母楊及君叔母各抱孤兒竄山谷中遂相失有山海張公得君見其穎

異命與諸子讀書時值畱都開科冀入籍爲功名階
未幾張公歿而家益落諸子學皆廢君年二十一從
事貿易鬻楮山海娶孺人秦氏秦賢明勤儉時家雖
貧而閨門之內相敬如賓無何秦孺人卽世君以庚
戌之春東遊畱都生計稍裕時年已三十四以續娶
王孺人暫回山海而畱都適以訛言之警餘貲蕩然
不得已遠遊長白混同從此生計始蕃而君自幼天
性淳孝念母不見冀得便南歸覓母遂長齋禱于神
忽感關聖降筆命入都訪彭翰林卽丙辰鼎元彭先

生也相傳彭嘗以化筆知未來事君乃入都竭誠投刺彭駭其無因至前且不樂以此聞于長安也堅拒之君叩門至再不獲值韓慕廬先生他出君向與前哀懇爲轉達于彭韓備叩其顛末慨然曰此孝子也上感鬼神奈何靳之遂以此從彭請得示遂決意南行時君有族叔任山東遊府君意或有同鄉人可詢母音耗者遂往語次述幼時事座中一客起潛然則君從弟其母卽君叔母向同太孺人楊避難者也君喜得往見叔母詢其詳則兵逼時太孺人恐辱己從

途中盡節矣。君大慟。既痛不見母。思得叔母事之。如見母。乃迎叔母及弟歸山海爲之置產業焉。然君終以不得見母爲恨。時詣關聖廟中懟神。謂神許我南行。我冀得見母。乃竟不如所願。悲憤無聊。遂發狂疾。一日忽膂力異常。擲几案空中。趨關聖廟取百念勛大刀輪動如飛。已而高座據案。掀髯執書一卷。如世所圖讀春秋像。瞋目呼君名厲聲曰。林某。吾以爾一念之孝。示爾。使知母耗。今爾母死已久。柰何以此怨我親鄰。大駭聚觀。如堵皆匍匐伏地爲之叩頭祈哀。

伏枕經月不藥而愈。嗚呼。關聖豈真憾君之懟而示此威神哉。世俗薄天性而慢神祇。君求母一事由降筆。俗且兒戲視之。故赫然神變。使世俗知孝子一念實可上格明神。而關聖之神即可附于孝子之身。君之一病。其羽翼名教者。正不小也。時余方以謠詠謫瀋。君病初愈。詣余詳其委悉。如此。而君之信義取重。于里黨。樂善周急。見推于友朋。余及門。貞一馬生一事。尤君之大節可傳者也。馬生幼遭家難。輾轉山海。貧困無以自存。將傭書食肆。以自給。君見其秀且文。

款留之知其從事舉業取所作請于余述其本末。自
曰此生倘可造使就試留都束修之費某任之。余既
喜馬生文且深感其誼也。諾之曰成就人才吾分內
事。君爲謀其應試資斧可矣。是年馬生一試冠軍。未
幾以拔貢教習得授廣文。始終皆君左右之也。君晚
年始得丈夫子二就試山海皆得列弟子員。時余幸
得蒙

聖恩
召回京師侍

皇三子讀書暢春園。君特遣二子抵京。早暮從余受業。鄉

試未售歸省逾年而君之訃至矣。君易簀之日。子姓環侍。無他囑。乃念余不置。豈非以君之大節。余知之最真。而二子學未大成。望余有以進之哉。君體厚氣和。宜享眉壽。乃未躋耄耄也。或幼年備嬰憂患。長齋疏食。念念悲母之故。然其行誼已足千古矣。君生于明崇禎壬午年四月初七日辰時。以康熙丁亥年

月

日

時卒于山海關之正寢。以本年

月

日葬于處二生千里。乞銘于余。余乃爲之銘曰。是惟貞吉之壤。爲孝義林君所宜。若魂氣無所不之。猶

可慰爾望母之思

得一道人曰一事足傳大關名教非志怪也文章之
能不朽人如此